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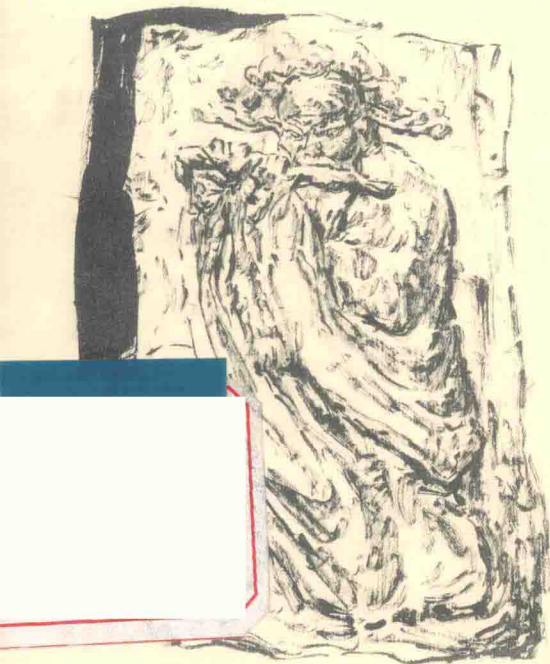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六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山西金墓砖雕与三善文化

田建文 / 著

山西金墓砖雕发现于河东地区，以戏剧和仿木结构为主要内容，本书以稷山马村金墓为重点，简述了山西金墓砖雕与“三善”文化的渊源，为研究山西宋金时期戏曲和戏曲舞台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而丰富的实物资料。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6辑)

山西金墓砖雕与三善文化

田建文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49-5

G·20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录

引 子	… (1)
一、金代马村砖雕墓	… (2)
二、马村砖雕墓的特色	…………… (8)
三、千年等一回	…………… (12)
四、释读三善文化	…………… (18)
五、三善文化的意义	…………… (45)

引 子

山西河东地区(今临汾、运城两市)是宋杂剧、金院本和元曲创作、演出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东地区陆续发现不少以戏曲和仿木结构为主要内容的金代砖雕墓,尤以戏曲砖雕为其主要特色,为研究山西宋金时期戏曲和戏曲舞台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而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些砖雕墓主要有:

稷山县马村段氏墓地金代群杂剧砖雕。共发现14座,其中发掘9座,6座有戏曲舞台和戏曲人物。特别是“乐床子”的发现,解决了长期争论的“乐床子”的用途与宋金杂剧伴奏组合情况。

稷山县东段金墓1座,有砖雕戏台和4个戏俑。

稷山县苗圃金墓1座,有砖雕戏台和4个戏曲人物。

稷山县化峪村金墓2座,共有砖雕戏台2座和5个戏俑。

侯马市原侯马镇西北20世纪60年代前后发掘金代砖雕墓8座,其中有纪年的墓最早为金大定十三年(1173),最晚为金大安二年(1210)。大安二年墓的墓主人为董明,在墓的北壁上端砖砌仿木结构戏台模型1座,正在表演的戏曲人物5个,是河东地区金代戏曲砖雕墓的代表作。

襄汾县南董等村先后发现金代砖雕墓10余座,其中9

座有砖雕戏台和戏曲人物。

新绛县南范庄金代墓1座，有一组砖雕乐舞。

垣曲县石窑金墓1座，出土5卦砖雕杂剧人物，为金大定三年(1163)遗物。

垣曲县古城金墓1座，出土4个砖雕戏曲人物。

本书以稷山马村金墓为重点，简述山西金墓砖雕艺术和“三善”文化的渊源。

一、金代马村砖雕墓

马村金代砖雕墓所在的山西省稷山县，古代曾为后稷的封地而得名。《史记·周本记》记载：周族始祖姬弃，擅长耕作，为帝尧农师，帝舜封之于邰，号“后稷”，负责“播时百谷”。“邰”地一说在陕西泾渭地区，但也有山西晋南说。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就认为，“邰”地在今稷山、闻喜一带。考古学已证明，在陶唐氏创造的陶寺文化时间内，有一个阶段属帝尧时期，是故后稷的时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了。

斗转星移三千年，历史发展到北宋，及随后的金代，在后稷播种过的土地上，又有一项曾经默默无闻，而今却又惊天动地的古代文明面世了，这就是马村砖雕墓1996年，在这一墓地上，成立了山西省金墓博物馆。2001年6月25日，马村金代砖雕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地位于县城西4公里的马村之西“百墓坡”上，1953

年耕地时发现了埋葬较浅的墓2;1973年,群众发现墓4等三座墓葬,考古工作者遂即清理。1978年,为了全面了解这处墓地的数量、时代及性质,开始的考古钻探得知,整个墓地共有墓葬14座,到1979年共发掘9座。这些墓葬,无论是考古学、古代建筑,还是戏曲、民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其蕴涵的意义锲而不舍的探讨中,新世纪初又钩稽出一种墓主人所奉行的“三善文化”。至此,马村砖雕墓表象背后的历史被一一释读出来。

汾河将县境辟为汾南和汾北。在汾北,南注入汾河的季节河青龙涧在马村西侧穿行而过。马村砖雕墓坐落在涧西的一块被当地人称为“百墓坡”的台地上,南临吴城村,其南500米有晋(城)禹(门口)公路通过,东临新修的金(墓)(青)龙(寺)大道。

这14座仿木构砖雕墓,由北向南可分四、五排,一排比一排分散,呈扇面形。发掘的9座墓中,皆坐北向南,在最南边墓7出土的“段楫预修墓记”墓碣文中“修墓于母亲坟之下位”,而墓7周围只有在其东北的墓6,可知其由北向南发展,墓地最北的墓2最早。

砖雕墓葬古称“阴宅”,约按实际住宅1:3微缩而成,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先挖土洞,墓顶正中有天窗,一般长1~2、宽1~1.5米,再砌砖。墓砖以条形为主,长32、宽16、厚6厘米;次为方砖,为条砖的两倍。

仿木构部分的柱、额、斗拱、勾头滴水、脊兽及装修部分的门窗、格扇等,多为模制构件,也有少量是用特制的砖精

雕而成，就形成了先雕后烧和烧好再雕两种雕刻方法。砌筑砖雕，俗称“花活。”施工时，砖的压砌面修削较薄较短，内施稀泥粘合，露明面皆水磨合缝，表面光洁。外露面如用砖单表，其外部则附砖加固。墙外皮与土洞之间的空隙施黄土与碎砖充填。有不少墓虽经水泡，依然保存完好。

晋南地区的墓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除极少数外，一直以棺容之，富贵者还有槨套于棺外，但宋、金、元，改由棺床直接放置骨殖，不用棺槨收敛。

墓主人数量不等，二副或三副骨架，系一夫一妻或一夫一妻一妾，一次葬入，排列整齐。

根据规模和雕刻装饰繁简，可将这批墓葬分为两类。

(一)雕刻装饰华丽者，有墓1、墓2、墓3、墓4、墓5、墓8。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为四面由四座房屋的外檐构成前厅后堂、左右厢房式的四合院。四面檐下砌回廊，并置勾栏，形式特别，结构精巧。大小基本相等。一般长2.5，宽2.1，高3.5~4米。墓1为横向，长2.8，宽2.3，高5米，其余墓皆纵向。

室内基座皆为须弥座式，结构复杂，形制高大。须弥座式基座多自下而上砌混肚砖一层，牙脚砖一层，罍牙砖一层，覆莲砖一层，壶门柱子砖三层及仰莲砖一层，方涩平砖一层。壶门间以力士或云盘线柱分隔。束腰部分与壶门内均雕刻牡丹、莲花等花卉或天马、仙鹿、山羊、狮子等跑兽。形式与“营造法式”的“须弥座”之制基本相同。

各墓四面均面阔三间，四周共砌檐柱十二根，皆为四方抹角项，柱下置宝装莲础，柱头置普柏枋。

斗拱多双下昂五铺作,较粗大,又用 45° 斜昂,比例不当,排列拥挤。斜昂在柱头铺作或补间铺作交替使用,有的少出一跳,形制不够规格,但大小相间,极富装饰性。

斗拱之上砌撩檐柱,椽下有替木,椽上雕方椽,并列勾头滴水。与木构屋顶极为相似,屋顶坡度较小,瓦垅不到头。

墓顶皆为覆斗式,屋顶之上四面砌券,斗合而成。独有墓8教特殊,四角各砌一墩,上置一斗,豆口出梁头,形如耍头,然后对角顺着券顶弧线用竖砖砌出一拱形“十”字大梁。

各墓四壁的砖雕装饰与布局大体相同,格调保持一致。北壁正中间皆砌门楼一座,各部的高低尺寸各如墓室四壁,但基座部分向外突出,平面呈凸字形。基座上左右两角各置方形抹角柱一根,下置合莲式或覆莲束腰柱础。柱头枋、额、斗拱的结构各与四壁外檐形式相同。屋顶除墓5为重檐外,皆为单檐,山华朝外,山面饰抟风悬鱼,山顶起脊雕兽,结构精巧秀丽。南壁墓中间多砌舞台并雕杂剧,部分有乐队;东西两壁均面阔三间,互相对称,装饰相同。每间雕格子门一合,其障水板、腰花板及格眼雕刻华丽。

各个墓室装修部分的门、窗、格扇、勾栏等结构也比较类似。板门接近方形,符合法式。皆有门框,其组织两侧下砌门砧,上置立颊与栳柱,下置门槛,上置门额与上额,额间有的饰门簪一枚,簪面雕菱形或柿蒂形纹饰。门框内各雕板门两扇,每扇各饰门钉四排,门环一具,有的肘板上下雕铁叶抱角,形如燕尾。窗皆为破子棂窗,外有窗框,两侧下砌窗砧,砧上置立颊与椽柱下置下串,上置上串及上额。窗心竖砖作破子棂。窗棂高度大致相同,而宽度视具体位置而定,

窗棂数枚至十数枚不等。

格子门多为四抹头，墓5与墓8上端置一横枅，作五抹头。门制作都较精细，四枅通混出双线或四枅破瓣双混平地出双线。障水板约为格子门通高的三分之一，比例基本接近法式。障水板多外雕壶门，内饰花卉，主要有牡丹、莲花及海石榴等，形态各异。腰花板皆饰花卉，有牡丹、菊花、忍冬等纹饰，均为模制。格子门窗心的花纹除了常见的龟背、毵纹外，还有各种几何形图案，式样共达数十种之多。除墓2外，其余各墓四墓周围皆有华板单勾栏，其结构形式有所不同。皆为预制构件，摆放在回廊的前沿。其形制皆下雕地袱，上雕盆唇、棊杖，中间施花托柱，柱头荷叶拱。华板图案花纹除忍冬、万字纹外，多雕作壶门形。

墓2不砌棺床，其余墓砌棺床。砖床或作床腿，或砌须弥座式，其座结构装饰四壁下层基座基本相同。

(二)雕刻装饰相对粗拙者，有墓6、墓7、墓9。

墓室纵向，面积较小，约长2.1、宽1.7、高2.3—2.5米。土筑阶梯状墓道，极狭窄。

墓门皆为圆券洞，没有门楼，不加装饰。

墓室砌在上有天窗的土洞内。四壁除墓9外，其余各墓均有简单的束腰基座，束腰部分有花卉及马、鹿、狮、羊等跑兽。基座之上雕有门窗格扇，四面为屋，亦属四合院形式。墓6北壁和东西二壁雕有一门二窗。门窗格扇形制与前一种相同，但较粗糙，装饰也不细致。砖床砌在墓室西边，床面不铺砖，墓7砖床上铺棕一层。墓主人都为两副骨架，墓6头向南，墓7头向北。

墓6南壁灯龕内有一件同墓4类似的棕釉瓷灯碗及一件白瓷刻花瓷枕,瓷枕近圆形,面刻牡丹花;墓9随葬一件铜丝折成双股的铜簪。

需要着重介绍一下墓7,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相对较小的墓,北壁嵌一块砖刻小墓碣,宽45、高35厘米,铭曰:

“段楫预修墓记

夫天生万物至灵者人也贵贱
贤愚而各异生死轮回止一予自悟年
暮永夜不无预修此穴以备收柩
之所楫生巨宋政和八年戊戌岁
至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六
十四载矣修墓于母亲坟之
下位母李氏自丙午年守妣至辛
巳岁化矣楫生祖裕一子一女舜
娘长二孙泽译二人二女孙故
修此穴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
大定二十一年四月日
段楫字济之改颢字
曾祖十耶(爷) 讳用成五子
大耶(爷) 讳先
二耶(爷) 讳密
三耶(爷) 讳世长父六郎
四耶(爷) 讳万
五耶(爷) 讳智方”。

和商周铜器铭文一样,该墓碣的出土,对了解这一家族

墓地的时间与性质,具有非常一般的意义,也证实了马村砖雕墓为段氏家族所有。墓群是由北向南发展的,段楫墓不早于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可知已发掘的那些处于“上位”的墓葬不会晚于此年即金代前期。另外,第二排出有“大观通宝”的铜钱,为公元1110年,可能在北宋晚期就开始使用该墓地了。

二、马村砖雕墓的特色

素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和“禹都安邑”传说的晋南,近年已得到考古学界的部分支持。宋金连年战争,争夺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线,晋南地区无战争之虞,到了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凋敝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因异族文化的传播,渊源古老的后稷文化,将再次迸发出不同凡响的历史回音来。择其要者有二:

(一)民风民俗,朴素淳厚

追求吉祥饰物是人们素有的愿望,也多少反映了“全真道教”三教合一的结果。

每一座墓门,镇宅狮顽皮可爱,透露着“事事如意”的情怀;沉默寡言的门神,立于大门左右,负责守卫院落的安全。走进墓室,迎面而来的是簇簇牡丹,间以“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真是花的世界。中国一直就有以牡丹象征富贵的传统,唐刘禹锡《赏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罗隐《牡丹花》:“若教解语应倾

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金代稷山词人段克己《牡丹》：“脉脉向人娇不语，晨露重洗芳容，却疑身在列仙宫”。

动物雕刻中，与“禄”同音的鹿的形象就更多了，构思独特数墓5北壁门楼须弥座壶门的奔鹿最为夸张，鹿口衔折枝，雌鹿回首张望，雄鹿昂头期盼，令人回味无穷。而墓1南壁须弥座束腰处奔马，前蹄交叉盘曲，后蹄剪状伸展，长尾上扬，云彩向后飘舞……，天马行空！别具一格。

在这宁静的深宅大院里，墓1里，传来了客人敲门声。男女儿童只顾开心地玩“青梅竹马”游戏，开门是大人的事！北壁当心间的门楼里，朱红板门左扇微启，一妇人头梳坠马髻，身着短衫，漏着蔽膝、绺带，欲睡还醒，开门迎宾之际，还不忘表示他家的富有，专门显示两进院落，庭院深深深几许啊！

从墓主人夫妇的神情中，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生活得舒适幽雅，平常的日子里，或对坐聊天，或并坐赏戏。

对坐者一座。墓2北壁厅堂内，夫妇二人开芳宴。罗晔《醉翁谈录》壬集卷“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记载：“厅前歌舞，厅上会宴。……常开芳宴，表夫妻相爱耳”。正中置一方桌，上有盖碗二、执壶一，瓜果点心四盘，桌下立一酒坛。右侧男主人头戴幞头（幞头是由裹头的头巾发展而来的，有直脚、交脚、朝天、顺风幞头等），身着团领长袍，袖手坐在带足榻的靠背椅上，面含微笑。身旁侍童束髻扎绶，着团领袍，腰间束带，双手捧着唾盂。左侧女主人头挽髻，外罩褙子，内抹胸，下露褶裙，足踏弓鞋，袖手坐在带足榻的靠背椅上，面含微笑。身旁的侍女梳垂双鬟，身着直领短袄，下着褶裙，双手

捧着铜镜，纽带前垂，表情默然。夫妇二人甚是悠闲，吃点饭菜、喝些酒水，不时看着对面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戏曲。

并坐者两座，他们也在看对面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戏曲。墓4北壁当中砌出了门洞，作厅堂之用。夫妇二人，端坐于厅前，男主人头裹幞头，身着团领窄袖长袍，腰间束带，右手置膝，左手曲臂胸前，颌下有须，面目凝重。女主人头挽发髻，内着交领衫，外罩褙子，袖手端坐，慈祥可亲。男女侍童恭立左右，男童头戴幞头，身着团领长袍，拱手胸前；女童高髻方额，内衬交领衫，外罩褙子，下着裤，穿弓鞋，躬身而立。

墓8北壁当心间，男主人头裹软巾，内衬红衫，外罩团领长袍，下着裤，足蹬翘头履，修手端坐椅子上；右边坐着女主人，头梳高髻，身着直领褙子，下着罗裙，足蹬弓头花鞋。

（二）戏俑乐队 体制初成

早在1959年，田汉先生参观完侯马牛村董明墓，对其舞台和戏俑极尽赞美，“大金有优谏，歌台竟如画。不缘新建设，何以见风雅？”马村砖雕墓发掘的九座墓中，有杂剧砖雕就有墓1、墓2、墓3、墓4、墓5、墓8六座，放眼全国，其几率绝无仅有。遗憾的是，出立体圆雕的墓1，出土时被群众打碎。其余各墓皆为浮雕，保存完好。

墓1、墓3、墓8三墓中有五位剧中人，墓2、墓4、墓5中有四位。墓1人物个体高大，为50厘米，其余高30至40厘米。已经有了副净、副末、末泥、旦和装孤等角色。

在墓1、墓4、墓5中与杂剧同时演出的乐队砖雕。

墓1舞台后壁浮雕伴奏者6人，左上角为大鼓，右上角为拍板，中间一笛一笙，前面左右两边为腰鼓，演奏者一

击一槌，且步且奏。六人五器统一在一个画面出现呈梅花桩式。

墓4伴奏乐队下砌高床为“乐床”，其上浮雕伴奏者五人，自左至右为大鼓、腰鼓、笛、箎、排板，腰鼓演奏者手舞足蹈，十分活跃。

墓5舞台后壁下雕杂剧，上雕乐床，床上坐四人，除左边一人袖手而坐外，其余三人，一人执排板，一吹笛，一奏箎。袖手而坐者可能是在“做排场”。

生动地说杂剧演出，是由大鼓、腰鼓、拍板、笛、箎等五种乐器合成伴奏的。也说明这一时期演出体制已经定型，再次确证了晋南无愧于中国戏曲摇篮的称号。

为什么杂剧演员有四位和五位之分？原报告中有“末泥装扮的官级大小有别，副末装扮仆吏身份不同，显然都与剧情有关”，墓1的乐队进入伴奏状态，肯定是在演出；而杂剧俑目光方向不一，有的上看，有的下看，有的闭着。墓2、墓4、墓5杂剧角色及伴奏乐队都有动作，也在演出进行时。墓8也与之相类。表明舞台上表现正在演唱的一出戏，剧中人根据剧情需要而定，具体是什么内容，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戏曲分在神庙里祭祀演出即所谓的“娱神”和家庭演出两种形式，马村砖雕是后者。墓舞台的有舞亭、舞楼、舞厅三种，它是宋、金时期露天而建的舞台的再发展，与舞台分前后场，分别用于表演和乐队一起，构成了我国成熟的戏曲艺术。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云：“宋时丧礼尽废。士大夫居丧，食肉饮酒，与巽平日。又相从宴集，腼然无愧，人亦毫不为

怪。乃至鄙野之人，初丧未敛，亲宾则赍酒饌往劳之。主人亦自备酒饌，相与饮啜，醉饱连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丧作乐以娱尸”。马村砖雕墓的舞台和戏曲人物大概属于永远的“娱尸”吧！

三、千年等一回

马村砖雕墓内容丰富、装饰华丽而碑文粗俗、刻工简拙，地面又无碑碣、随葬的是民窑瓷器，不可能是官吏，只能是有经济实力的人家。这么豪华的工程，钱从何来？过去认为应该是农村豪族地主。但农村地主单靠种田就可富敌一方？砌筑了晋南二百多座宋金元庶人中最豪华的墓葬？

2004 年春天，家原住马村，后迁居到现在的县城东 4 公里涧东村的段登科，将家藏两块阴刻铭文方砖，慷慨公布。砖Ⅰ长 32.7，宽 32，厚 5.9 厘米，背面正中摁下一手印；砖Ⅱ与之相差无几，正面和四个侧面模制形成平面，背面手印散乱。两砖边角略有磕碰，但刻铭清晰，随后称为“段氏刻铭砖”。

砖Ⅰ正面刻有：

据父传曰上祖先嫡字讳先
著有贯通食补方一册上行
宋太宗年间救人济世康人
益寿方圆数百里妇孺皆知
也孰料贯通如餌官索夷掠

实难保之故刻砖四块择方于
其上分付二子预留后人继之矣
贯通食补汤方
方曰鹿茸三钱……

砖Ⅰ顶侧面竖排刻有：

孝养家 食养生 戏养神

砖Ⅰ右侧面竖排刻有：

和家 睦邻 容人

砖Ⅱ正面刻有：

贯通宴锅汤方

方曰……

贯通妇疾汤方

方曰……

砖Ⅱ顶侧面横排刻有：

八卦、洛书与人体部位对应图各一幅。左侧是八卦与人体部位图，心居中央，乾为首，巽为股，坎为耳，震为手，坤为腹，艮为足，离为目，兑为口。右侧是洛书与人体部位图，五居中央为心，其余相对数字相加等于“十”。上为脑九，下为肾一；左为肝三，右为脾七；右上为胃二，左下为膀胱八；左上为肺四，右下为肠六。

砖Ⅱ左侧面竖排刻有：

万物有吉亦有凶 万物有凶亦有吉

万药养人亦伤人 万药救人亦毒人

人食五谷染百病 世间万物可疗疾。